

分 类 号 _____

密 级 _____

学校代码 10542

学号 201002040550

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Fei Ming's Novels

研 究 生 姓 名 刘时艳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凌 宇 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中国现代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零一三年五月



中文摘要

废名，原名冯文炳，这个来自黄梅乡村的作家，在文学这块土壤上默默的耕耘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个世界上最和谐、最自然的生活，并在这份和谐与自然中构建自己理想的文学堡垒。他怀揣着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浓厚情感，用乡村生活的真实体验去创作小说。他的主要小说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作品。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聪慧、或纯朴、或慈善……无一例外都是以美好的形象出现。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我们不难看出，众多美好的女性人物的细致刻画其实是废名向往的世界，女性人物也是废名梦中世界承载的主体，可以看到废名对美的理解和追求。

本论文以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将废名小说中各类女性形象进行分类概括描述，从而阐述其女性形象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并简要分析小说对塑造各类女性形象所采用的艺术方式；最后，论文试图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从而归结出废名的女性观。

本文第一部分将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类。根据她们身上所展现的不同特质，将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1、机智聪明的智慧型，如《桥》中的细竹、琴子等；2、纯洁朴实的纯朴型，如《桃园》中的阿毛、《柚子》中的柚子等；3、善良慈爱的慈母型，如《浣衣母》中的李妈、《桥》中的史家奶奶等。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女性形象所展现的美学特征。本文从形象上、心灵上、气质上，这三个角度分析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所体现

的美学特征。1、形象淡雅美。小说中的三姑娘、细竹、琴子等，她们清爽灵动、清秀素雅，无不给人淡雅灵气之美。2、心灵清纯美。小说中的阿毛、三姑娘等，她们恬淡纯真、纯朴善良，如乡村里脱离世俗污染的天使般清纯。3、气质飘渺美。如柚子、银姐等，她们清新脱俗、清淡飘渺，给人耳目一新的美感。

本文第三部分分析废名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艺术塑造，通过仔细阅读分析废名的小说，发现废名是通过三个大环境来塑造小说中女性的美好形象。1、自然背景映衬下的女性美。废名是书写自然之美的妙手，他通过描述风景秀美、山清水秀的乡村自然，将女性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塑造，从而映衬出一个个自然、纯朴、清新、脱俗的美好形象。2、民间风俗沉淀下的女性美。小说中细致地描述了不少民风民俗，如送牛、送灯、逛庙会、赶集等有趣的民间礼俗，将女性形象穿插在民俗的描述中，从而体现她们知礼俗、懂规矩、孝顺善良的心灵美。3、虚幻梦境追求的女性美。废名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形象看似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中，但却又美好得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她们是废名虚幻梦境中追求的美好女性，真实地活现在他的小说中。

本文第四部分归纳浅析废名眼中的女性观，1、对理想女性的思考。主要是运用阿尼玛原型理论，阐述废名小说中的阿尼玛心理作用下的各种女性形象。2、对传统女性的思考。通过阐述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女性应该追求自由与独立，阐述了废名小说中的各类女性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废名；女性形象；类型；美学特征；艺术塑造；女性观

Abstract

Fei Ming, formerly known as Feng Wenbing, this writer from Huangmei village, silently cultivation on the soil in the literature, hope that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to find the world's most harmonious, the most natural life, and in the harmonious and natural fortress build your ideal of literature. His hometown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of strong emotion, use the real experience of country life to writing novels. His major novels works have short stories is 《The story of bamboo forest》, 《Taoyuan》, 《Date》, the novel 《The bridge》、《Mr Purported biography》、《Mr Disloyalty to fly later 》 and so on. In shaping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they are intelligent, or simple, or charity... Without exception are good appearance. From the macroscopic Angle to look at female characters in his works, we see not hard, so many beautiful delicate portrayal of female characters is Fei Ming to yearn for the world, female characters is Fei Ming carrying the body of the dream world, you can see understand conception of beauty and pursuit.

In this thesis, the image of women in Fei Ming as the the breakthrough point.the conception of all kinds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novel are classified summary description, which describe the female image reflected by the aesthetic features, and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novel in shaping of all kinds of female images in art; Finally, the thesis tries to research on female image which comes down out of Fei Ming's view of women.

In this thesis , the first part sorts the female image will Fei Ming's

novel. According to show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Fei Ming's novel of female im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witty smart type, such as 《The bridge》 of Xizhu and Qinzi, etc.; 2, pure and simple, a simple type, such as in 《Taoyuan》 of A mao , 《Grapefruit》 of grapefruit, etc; 3, kind and loving mother type, such as 《Huan Yi mother》 of li-ma, historians grandma in the 《Bridge》 , etc.

In this thesis, the second part mainly studies the aesthetics characteristic of female image show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image, spirit, temperament, the three Angle analysis of Fei Ming's novel the aesthetics characteristic of female image. 1, the image of quietly elegant beauty. Novel of the three girls, thin bamboo, harp, etc., they relaxed and clever, comely, simple but elegant, which gives people a reiki quietly elegant beauty. 2, pure beauty of mind. Will in the novel, three girls, they calm is pure and simple kind, such as village from an angel pure secular pollution. 3, temperament ethereal beauty. Such as grapefruit, silver sister, they are pure and fresh and free from vulgarity, delicate and ethereal, give a person the aesthetic feeling that find everything new and fresh.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waste to the art of shaping the image of women in Fei Ming's novel, through careful reading analyze Fei Ming's novel, found that Fei Ming's novels through three big environment of women's good image, 1 background, natural background of female beauty. Fei Ming is natural beauty of wonderful hand writing, he by describing the natural scenery beautiful, picturesque scenery of the countryside, women will be placed in such a big background bottom shape, thus set out one by one, simple, pure and fresh, natural and free from vulgarity beauty image. 2, folk customs and precipitation of female beauty. Novel

described in great detail in a lot of folk customs, such as beef, lamp, temple fair, fair, such as interesting folk cust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emale image in the folk custom, which reflects their custom, understand the rules, filial piety, kind heart. 3, illusory dream pursuit of female beauty. Fei Ming's novel many female image seemingly are derived from real life, but the but again doesn't belong to the real world better, in fact, they are the pursuit of beautiful women of Fei Ming illusory dreams, truly live now in his novels.

In this thesis, the fourth part summarized Fei Ming is analysed in the eyes of women, 1, thinking of ideal woman. Mainly use an armani-branded prototype theory, the paper expounds armani-branded psychological various embodiment of Fei Ming's novel. The second is the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women. Through this women is the embodiment of beauty, kindness and truth, and should be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Fei Ming's novel the differences of all kinds of women and the traditional women.

Keywords: Fei Ming;The female figures;Type;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rtistic shape;Concept of women.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一、女性形象解读方式及意义	1
二、废名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现状	2
三、废名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及价值	4
第一章 废名小说女性形象类型	6
一、智慧型	7
二、纯朴型	9
三、慈母型	13
第二章 女性形象的美学特征	15
一、形象淡雅美	15
二、心灵清纯美	17
三、气质飘渺美	19
第三章 女性形象的艺术塑造	21
一、自然背景中的女性美	21
二、风俗中沉淀的女性美	24
三、梦境追求中的女性美	27
第四章 废名眼中的女性观	29
一、对理想女性的思考	29

二、对传统女性的思考.....	33
（一）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	33
（二）女性——崇尚自由和独立.....	35
结 语.....	36
参考文献.....	37
后 记.....	39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41

绪 论

一、女性形象解读方式及意义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她们各具特色、性格迥异，或温柔、或彪悍；或单纯、或犀利；或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有的温婉可人、有的质朴善良，也有刁蛮的悍妇、可怕的妖女甚至是不知羞耻的荡妇，是这些丰富的形象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男性描写传统女性，一方面是男权社会价值观的主导下，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这种价值观折射于文学之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同样也是一种文化的积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近现代中国文学出现了大量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作品，其中不乏个别女性作家，高举女权主义的旗帜，开创了一个巾帼文学时代，女权主义上位说明了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升，民主和平等思想不断的渗透，进一步瓦解了封建思想，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我国的文学史上，优秀的女性形象灿若群星。但在历史的记载中，并没有女性的位置，最起码《史记》上没什么关于女性的记载。但是这并不能够完全否定女性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木兰辞》、《金瓶梅》、《海上花列传》和《金粉世家》、《青蛇》都是以女性为主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甚至成为各类女性的代表。从诗经《氓》中的弃妇、楚辞《九歌》中的湘夫人、唐传奇、宋元话本中的杜十娘、霍小玉、李娃……，到清末《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个性迥异、秀色夺人的女性。这些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们的惊天动地、她们的悲欢离合，她们的追求抗争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联，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扩展和深化，男女平等成为通向妇女解放必需超越的站牌，女性自主意识的唤起和发扬也就成为一种强大的呼声。

废名在文学创作中，很多理念与思想都是源于鲁迅先生的教导，其创作思路也是深深的受到鲁迅先生乡土文学的影响。不同的是，鲁迅先生在社会底层的描绘中更多的是去批判和讽刺；而废名的笔下则是尽量去营造一个美好和谐的氛围，人物性格总是乐观的，社会总是充满温情的。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对于社会

底层人民的描述中都是以批判残酷的现实为主，废名这一风格确实独树一帜。但是在风格之外，小说所表达的内在却没有脱离现实背景。虽然在小说的氛围上废名能够营造出美好、和谐的环境，但这并不表明他的作品不存在冲突、纠纷与哀愁。这些负面感情其实都原原本本地留在小说的细节中，作者本身并对其进行渲染，把负面的东西不断揉碎，进行“烘烤”，去掉其中的苦味，从而让读者在品味中尝不到苦，只是觉得淡淡的涩，而苦由心生，需要欣赏者细细揣摩。在鲁迅先生的评价中提到“看了《竹林的故事》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乃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①这就展示出，并非和谐美好的场景就能够展示出世间的美好，反而是反面映射出当前现实的并不美好。“冲淡为衣”就是表现废名在不断的“烘烤”现实中的苦味，在小说中进一步渲染，以为这种苦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这种去了苦味的苦难，就丝丝融入到废名所勾勒出的美好生活中，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中，体现在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这也就造成了废名的作品需要细细品读才能“理出我的哀愁”。而表面上的和谐与美好就是作者所向往的世界，是梦幻中的景象。但在小说之外，一切又更加的残酷。这一系列复杂的心情融入到小说中都是通过其中的女性形象作为线索，抽丝剥茧，就能发现文中的苦涩。

二、废名小说人物形象研究现状

在中国新文学的百花园中，废名的创作是独特的一种，这一点在 20、30 年代就不断有作家指出来，对废名创作较早和较多给出评论的是周作人，他认为“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②在我国现代文坛，废名的风格和地位独具特色，他的作品不仅将西方的小说技法与我国古典诗词相结合而且其也融入了丰富的个人色彩与超前意识，使得作品在表现力上具有一定特点，并善于把小说“散文化”，作品在当时引起广泛社会反响。

到目前为止，关于废名小说中的人物角色，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学者着手研究，比如研究废名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或者具体研究废名《桥》、《竹林的故事》、《浣

^① 田广.废名的小说艺术——以《竹林的故事》为例[J].语文建设,2010(1):21.

^② 周作人.《枣》和《桥》的序.知堂序跋[M].长沙:岳麓书社,1986:304.

衣母》等小说作品中的某个特定的人物形象,但对于废名小说中女性形象缺少全面的、综论式的研究。因此本人就着手从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突破口,挖掘废名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内涵。

在废名的小说作品中,无论是《桥》、《竹林的故事》还是《柚子》,都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并且在女性形象中融入了美好的天性。在展现女性美的同时将美与自然相融合,柔和地进行表达。可以说在他的作品中,废名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怀与空间。女性角色无一例外都是以美好的形象出现,使得废名对女性人物的刻画成为其独特的风格之一,也逐渐形成了废名作品的“女儿世界”。而我们在欣赏作品中,并不能只欣赏其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还是要从作品的宏观角度去挖掘与评判,去感受他塑造的“女儿世界”的独特韵味。

但是废名也不甘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替小人物打抱不平,他渴求奢望、渴求改变、渴求将美好的理想带入这些不曾被人记起的社会边缘。长篇小说《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者在上篇中细数着农村家庭中的鸡毛蒜皮和儿女情长,而在下篇中,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一反农村贫苦的常态,过起了贾府一般大观园式的生活。这种改变折射出作者渴望一种蜕变,一种从社会底层向上流社会迈进的蜕变。对于程小林来说,从前闭塞、落后的乡村,此时此刻成为了温柔乡,是大观园、女儿国,使这个迫切渴求母爱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但是作者之所以仍把背景设置在农村,就说明基层与上流社会之间始终有着无法超越的鸿沟,阶级让人有了清晰的地位划分。周作人在评论废名的小说时也曾说:“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一一,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他,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没有这种经验。”^①周作人这里不但强调了废名小说对现实的关注,反映了现实,而且指出了废名小说反映的重点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冲突,而是社会底层和边缘角落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批评家刘西渭也曾这样评价废名“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求生的角落。”^②废名对待文学审美的独特关注方式决定了他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是极其寂寞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文学创造中看到一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作家所具有的特殊文化风采,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废名的小说是耐读的,不仅耐得住不同的阅

① 张晓磊、杨晓波.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与变异[J].山花.2008(09):25.

② 刘西渭.咀华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25.

读空间，也耐得住不同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对象。”^①

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我们不难看出，众多美好的女性人物的细致刻画其实是废名向往的世界，女性人物也是梦中世界承载的主体，每个女性角色都代表着废名一个阶段对于女性形象的理解与塑造，展现出废名在作品创作上的不断成长。

三、废名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及价值

废名笔下的女性虽然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是边缘虽小，却也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也有着三六九等的分别，穷人的世界复杂程度更胜于上流社会。在那个年代，整个中国都还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农村和乡镇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正所谓人穷志短，贫苦的生活背景成为废名小说悲哀的底色。因为贫穷，她们做了很多自己不愿做或是令人不齿的事情，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穷，因为要生活下去。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是生活在乡野村落的平凡人，她们善良、朴实、随遇而安，不会因为生活的不公而心生抱怨，但是命运对他们却是十分残酷的。

《柚子》中“我”的姨表妹“柚子”，活泼乖巧、善解人意，与“我”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的生活着。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转眼十年再相遇，外祖母早已不在人世，而家道中落让柚子过早地背负起了生活的重担，曾经生活无忧的姨妈此时形如枯槁，成为了生活的奴隶。《浣衣母》中的“李妈”，她是社会底层典型劳动女性代表，在表面上她坚强、执着、乐观，但是在背后却是无望和孤独。她带着驼背的女儿，靠洗衣服养家糊口，但是勤劳善良的“李妈”得到了全城男女老少的敬爱。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相依为命的女儿最终离她而去，后又因为设茶座的汉子，“李妈”的善良不敌流言的诋毁，李妈也不如从前那样受人尊重，只能在孤独中度过余生。“李妈”对自己的生活的遭遇从不抱怨，她仍然还尽量传递给他人关怀与帮助，慈母般的情感深深的感动了周围的人，“李妈”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李妈”与周围人相处融洽，相互照顾，周围的人也对待“李妈”像对待亲人一般。社会个体之间和谐相处的描绘，在表面上冲淡了“李妈”的不幸遭遇，而苦难与不幸仍然伴随着她，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做对比这种苦难与哀愁愈发的浓重。《桃园》里的“阿毛”，没有母

^① 严家炎.废名小说艺术随想.史余漫笔[M].上海:三联书店,1995:424.

亲，父亲整日酗酒。《竹林的故事》，也弥散着丝丝缕缕的哀愁。小时候，“三姑娘”跟随父亲种菜、打鱼，欢欣、幸福。然而，在“三姑娘”开始能替妈妈洗衣服时，分担家庭重担时，父亲却又不在人世了，竹林里添了一座圆圆的坟丘。

这些女性形象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命运多舛，却从不抱怨，用充满自信的心态面对生活的磨难，冲破了命运的阴霾。女主人公杂草一般的坚韧令人佩服，但是种种遭遇却难免让人心生怜惜之情，悲伤不已。这哀愁并没有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却有如淡淡的雾气，笼罩在读者的心中。看似宁静却颠沛流离、看似和平实则苦中作乐。废名不像鲁迅那样喜欢把炙热的情感包裹在冰冷之中，也不像郁达夫那样喜欢直抒胸臆，将感情宣泄出来，他含蓄的抒情方式总能引发读者深思，感悟生活百态。

第一章 废名小说女性形象类型

废名的小说多写乡村的儿女翁姬,表现的都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但是这生活“不是著者所见闻的现实世界,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①。他的作品并不算多,主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及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等。废名在这美丽文字绽放的“梦”中为读者构筑出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人物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少女、慈祥仁爱的老姬、还是质朴憨厚的长工、泼辣欢快的洗衣妇,都充满了原始民性的人情美,尤其是他笔下美好的女性形象。他取别的作家并不常用的手法,用少女天真的童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少女童稚的眼睛去记录这个世界,用老姬慈善的心灵去感知这个世界,这些女性成了废名小说精神实质的代言人。“似乎尤其是著者所心爱,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②这种深刻的感情让他更加擅长刻画女性形象了,涉及到女性形象的作品占据了废名小说创作的重要空间,如《柚子》(1923年4月)、《半年》(1923年9月)、《我的邻舍》(1923年12月)、《初恋》(1923年12月)、《阿妹》(1923年12月)、《火神庙的和尚》(1923年12月)、《鹧鸪》(1924年9月)、《竹林的故事》(1924年10月)、《桃园》(1927年9月)、《小五放牛》(1927年11月)、《四火》(1929年9月)、《浣衣母》(1923年10月)、《半年》(1923年10月)等。在他的小说中,一系列栩栩如生、依依动人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其中有美丽纯洁却因家庭衰败而颠沛流离的柚子妹妹(《柚子》);淑静清纯、乖巧勤敏的三姑娘(《竹林的故事》);与我情意相投相知相亲的妻、可爱俊俏助我盛开初恋之花的银姐(《初恋》);有聪慧机灵的细竹、琴子(《桥》);活泼驯良、乖巧懂事的阿妹(《阿妹》);重病缠身却仍对美充满幻想的阿毛姑娘(《桃园》);善良勤劳、慈爱朴实的李妈(《浣衣母》)等。本文将废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为智慧型、纯朴型与慈母型三种类

① 周作人.《桃园》跋.知堂序跋[M].长沙:岳麓书社,1986:303.

② 周作人.《桃园》跋.知堂序跋[M].长沙:岳麓书社,1986:303.

型进行具体论述分析，从而对废名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个大致把握。

一、智慧型

《桥》不属于鸳鸯派，虽然不是表现才子佳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主体，但却在平凡的乡野生活中为读者塑造了两个超世绝俗的才女——细竹和琴子。这两位近现代文学中的才女文思优美、辞藻华丽，继承了一部分旧时文学刻画的才女形象的衣钵，生活在乡野之中，能够出口成章、吟诗作对已经颇为惊人。更难得的是对于感情，她们有着另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在乎山水之间，而是女孩子敏感内心中灵动的情思。

两个女孩情思的发生均来源于与小林的心灵碰撞，这两个女子知书达理，都是小林不可多得的灵魂伴侣，让小林无从选择、无从割舍，总是在冥冥之间形成内心深处的情感交流，而且都是极富有诗意的交流。在小林的眼中，她们总是能够语出惊人的说出闪露着诗情画意的诗句，“想象的雨不湿人”，“月亮是仙人的坟墓”这是吸收了日月精华和文化熏陶的灵动少女对生活的诗意感悟，同时也是废名的美好理想。

《桥》中小林带着细竹和琴子去看牡丹时的情景：

“她们弯腰下去看花，小林向天上望，青空中飞旋着一只鸱鸢。他觉得这个景致很好。琴子站起来也看到天上去了。他说：‘你看，这个东西它总不叫唤，飞旋得有力，它的颜色配合它的背景，令人格外振精神。’

他一听，他的话没有回音，细竹虽然自言自语的这个好那个好，只是说花。他是同琴子说话。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鸱鸢它总不叫唤，——你要看它就看，说什么呢？’

小林笑了——

‘这样认真说起来，世上就没有脚本可编，我们也没有好诗读了。——你的话叫我记起我从前读莎士比亚的一篇戏的时候起的一点意思。两个人黑夜走路，看见远处灯光亮，一阵音乐又吹了来，一个人说，声音在夜间比白昼更来得动人，那一个人答道—— Silence be stows that virtue on it, madam. 我当时读了笑，莎士比亚的这句文章就不该做。

但文章做得很好。’琴子已经明白他的意思。”^①

在读者的眼中，琴子完全颠覆了乡野村姑的形象，她虽然不懂莎士比亚，但是却能够听懂小林说的一切，这是姑娘聪慧和睿智的表现，这种聪慧是与生俱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同是观赏牡丹的场景，细竹的举止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智慧，是善解人意，更多的是脱俗和空灵感：

“‘我尝想，记忆这东西不可思议，什么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现颜色，——我是说不出现。过去的什么都不能说没有关系。我曾经为一个瞎子所惑，所以，我的灿烂的花开之中，实有那盲人的一见。’细竹忽然很懒的一个样子，把眼睛一闭——‘你这一说，我仿佛有一个瞎子在这里看，你不信，我的花更灿烂了。’说完眼睛打开了，自己好笑。她这一做时，琴子也在那里现身说法，她曾经在本书册上看见一幅印度雕像，此刻不是记起而是自己忘形了，俨然花前合掌，妙境庄严。”^②

让原本极富诗意的场景，有带有了些许才禅意，这个女子飘然、灵动。如若说琴子的智慧是小智慧，那么细竹子的智慧则是超脱与儿女情长，是非里短的大智慧。

关于梦，细竹给了小林很不一样的解释：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告诉你又忘记了，我梦见我同你同琴子坐了船到那里去玩，简直是一片汪洋，奇怪得很，只看见我们三个人，我们又没有荡桨，而船怎么的还是往前走。’……

‘做梦不是那样吗？——你这是因为那一天我们两人谈话，我说打起伞来到湖里坐船好玩，所以晚上你就做这个梦。’

‘恐怕是的，——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只看见你一个人在船上，我把你看得分明极了，白天没有那样的明白，宛在水中央。’

连忙又一句，却不是说梦——

‘唉呀，我这一下真觉得‘宛在水中央’这句诗美。’

细竹喜欢着道：‘做梦真有趣，自己是一个梦自己也还是一个旁观人，——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在水中央，你站在那里看得见呢？’”^③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63.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7.

③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12.

细竹的想法总是不同与常人，却又比别人看的更透彻，她的每个解释，似乎都带有禅的意境，似乎是有上千年智慧的仙人，在品评人间的疾苦。

二、纯朴型

在废名的人物设定中，我们很少能看见批判与讽刺的人物形象，他描绘更多的是正面的，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人物形象，这些朴实的人物才是最能代表废名的想法。在这些人物中，可以看到不仅仅存在着美好的少女，而且还能够看到慈祥的老者、朴实的劳动者，还有伶俐的女童；虽然这些人物塑造都是在平凡的乡下，是一个相对落后且封闭的环境中。但每个人物身上的内在美却总是超越世俗，显得并不平凡。他们的朴实、勤劳与善良与当前社会人们追名逐利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如在柚子、三姑娘、阿毛……都是废名塑造人性美的典型代表。在风格上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同时显得格外清新。周作人颇为赞赏废名的人物塑造，认为少女、小孩与老人的出现更容易抓住读者的情感。

在当时，很多文学爱好者也乐于抒发自己的乡土情怀，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特色。但在笔者眼中，还是更倾向于废名的人物形象，他用平凡而纯朴的女性人物展现出不平凡的美，让读者找到慰藉、看到希望。相对批判与揭露元素很少，更多的还是向人们传递正面的感情，让人们感受到乡村生活中淳朴而善良的人们，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

《竹林的故事》小说开篇就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勾勒出竹林安静清幽的美好环境。“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他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①在竹林中长大的三姑娘“非常地害羞而爱笑，一家人过着充满生机和欢愉的生活。老程除了种菜，还打鱼卖。三姑娘八岁的时候就能够代替妈妈洗衣。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程的踪迹了。”^②三姑娘小小年纪就承受了失去父亲的苦难，虽然竹林依旧翠绿葱葱，鸟儿依旧依旧高唱晚歌，三姑娘和母亲依旧辛勤劳作。老程的离去，增添了小说的悲凉底色，暗示了三姑娘家庭生活拮据，也为三姑娘勤劳朴实设下铺垫。父亲的去世在三姑娘的记忆中，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只有当三姑娘到竹林边看鸡娃时，才记起这里睡的是爸爸，“到后来，青草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②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8-119.

铺平了一切，连曾有个爸爸这件事几乎也没有了。”^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平淡，所有的人都体现了以死为息、乐生安死的自然存在观。三姑娘一直没有穿过新衣，却有着“月色一般的清美”和“栖在竹林的雀子一般的淑静”，“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三姑娘却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如此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子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②三姑娘的纯朴善良，是我们不可亵渎的品质，曾未染色世俗的色彩。而后来废名对三姑娘的人生寄予了唯一的希望，“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和小说结尾的“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③希望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好的愿望最终落空，三姑娘婚后生活的艰辛，更显示她淳朴善良的品质，在竹林里愈发显得悲凉。

在小说《桃园》中，阿毛仅仅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这本该是她人生中最快乐、最美丽的时光，她淳朴、善良，内心清澈，热爱自然与生活。她身边本应该给予她的是关爱她的环境，疼爱她的家人。她也本应该在快乐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但不幸是母亲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她，这使她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她也只能在回忆中搜寻母亲的影子。但命运多舛的她在之后也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己也患上了疾病。在病痛的折磨下阿毛面黄肌瘦、枯瘦如柴，而父亲只是守着一片桃园并没有能力医治阿毛的病，阿毛则在病痛的折磨中苦苦挣扎，享受着桃园最后的美景。

《桃园》中，阿毛刚刚进入读者的视野时是天真无邪的模样，她心性爽直，朴实大方，文中写到“城上的游人可以随手摘他的桃子吃”，“他的阿毛倒不大在乎，她还替城墙栽了一些牵牛花，花开的时候，许多女孩子跑来玩，兜了花回去。”^④这就让人看出阿毛善良的本性，她不在乎别人摘她桃园的桃子，还乐意为女孩栽下牵牛花，乐于助人的她对于一切都不那么斤斤计较。在这个天真的女童眼中，并不理解偷盗的定义，让大人无比烦恼的事情与她没有多大的关系。虽然后来的情节中，作者悄然将疾病的阴影笼罩在阿毛小小的身体上，故事从此晕染上悲伤的色彩。但是阿毛的生活却没有改变颜色：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0.

②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3.

③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

④ 废名.桃园.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6.

“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岂不连苔也看不见？——她的桃园倘若是种橘子才好，苔还不如橘子的叶子是真绿！她曾经在一个人家的院子旁边走过，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橘树的浓荫俨然就遮映了阿毛了！但小姑娘的眼睛里立刻又是一园的桃叶。”^①

疾病这个在成人眼里无比可怕、无比揪心的恶魔，并没给阿毛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天真无邪总是能够战胜恐惧，冲淡灰暗。《桃园》这部小说从始至终都没有着大幅的笔墨去描写阿毛因为疾病的摧残，痛苦不堪的场景，相反却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刻画一个患病的小女孩，在桃园里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刻画了一个始终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女童那些天马行空却又无限美好的幻想，敏锐地感受着色彩变化、时间流逝和爸爸的喜怒哀乐。在女童稚嫩无邪的眼中，疾病、丑恶、贫穷、阶级意识都被过滤掉了，留下的只有美好、快乐、善良、满足、幸福、她的桃园和她的爸爸，还有那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妈妈。也许阿毛充满童话的内心世界是对艰辛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反衬。在对比之下，暗淡更加暗淡，缤纷则更加缤纷。阿毛渴望的很多都出现在梦里，当然，联想和幻想的内容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比如妈妈。所以在阿毛的臆想世界中出现最多的，还是那些她所不知道的关于父亲与母亲的往事。

“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过这许多的树，不，这一棵一棵的树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浇得这么大吗？她记得城外山上满山的坟，她的妈妈也有一个——妈妈的坟就在这园里不好吗？爸爸为什么同妈妈打架呢……”。^②在她的简单世界里，她无法理解的是父母亲的争吵，她纯真的眼中一切都应该是和谐而美好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只有互相帮助的纯朴。

在《柚子》中，作者用寥寥几笔展示了主人公与柚子年幼时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懵懂爱情。其中对柚子的刻画，便是一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纯朴少女。在她的心里总是想呵护着、宠着她的“焱哥”，嘴上却不会说出来。在废名的笔下，柚子同样是妙龄少女的代表，在刻画青年女性本来清纯与伶俐的同时，柚子更为显得朴实。有学者认为，柚子的形象与鲁迅《故乡》中的闰土颇为相像，都是作者记忆深处儿时玩伴的追影，他们虽然性别不同，但都是乡村生活中纯朴快乐、善解人意的少年少女，他们给作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废名很少

① 废名.桃园.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7.

② 废名.桃园.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6.

正面刻画柚子的形象，但其活泼、善解人意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足以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在“我”的眼中，柚子是调皮的，她总是会着急会嘲弄我几句，然后乐的看我窘迫的样子。

“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焱哥替芹姐折花回来了！’其实我折花的时候，并不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芹姐’的我的妻。

柚子接着花，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

‘杜鹃花，朵朵红，爷娘比我一条龙。哥莫怨，嫂莫嫌，用心养我四五年；好田好地我不要……’^①

此时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男女之情，当“外祖母引我同柚子进城，经过我的族人门口，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婢娘，请外祖母进去坐坐，并且指着柚子道：‘这是奶奶的孙女儿。我们家的媳妇？’柚子的脸色，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我也笑着不大过意。”^②这时的柚子便有了少女怀春的懵懂感，绯红的少女脸庞是世间最美好，最纯洁的风景。年幼的柚子，对于“焱哥”的情感，有了一份超于同龄人的成熟，小孩子玩游戏最希望分出个输赢，而柚子不是看热闹的旁观者，“我们男孩站在场中间，最热闹的自然是我，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我愤极了，听得那边低语：‘看你的焱哥！’接着是柚子的声音：‘衣服弄坏了！衣服弄坏了！’”^③这个细心的小姑娘最关心“焱哥”的衣服会不会弄坏，因为她知道，衣服弄破了外婆一定会责怪，一句话让小女孩的可爱显露无疑。

作为儿时的玩伴，柚子跟我似乎永远都是“冤家对头”，谁都不甘愿输。但事实上在这个小女孩的心里，她要永远让着她的“焱哥”。在外祖母给“我”和柚子平分饴糖时，“我的手却由不得我，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④孩童对美味总是没有抵抗力的，而将自己心爱的食物分给小伙伴是孩子展露友情，向别人示好一种方式，也许“焱哥”吃到嘴里的糖，是甜到她的心里的，抑或她看穿了“我”的把戏，不屑于同“我”计较，再或者说她的那份本来就是为“我”准备的。柚子似乎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孩，对于爱吃菜心的“我”，“柚子口里虽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

③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

④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

然说,‘你有好的吃了’,仿佛是妒我,看她遇见一棵很肥硕的,却又大大的喊起‘焱哥!焱哥’来了。”^①她总是喜欢把好的东西都留给她喜欢的人,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形象就这样在作者简洁的叙述中形成了。

三、慈母型

废名之所以喜欢塑造母亲的形象,与废名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在他早年的生活中有两个女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个是他的祖母,另一个是他的婶母。废名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在他的印象中,婶母是伟大的,他们兄弟几个都是婶母拉扯大的,所以都非常喜欢婶母。婶母虽然贫苦,却用她无限的慈爱温暖着废名的心。用废名的话说就是“在苦难中透着神性,在卑微中现出伟大。”^②对婶母的敬爱和感激成就了废名小说中一些贫苦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浣衣母》中的李妈就是以婶母为原型的一个命运多舛却仁慈宽厚的母亲。她的一生充满意外,年轻时丧父,儿子走失,老来得女,却又是一场空。她一生贫苦而孤独,靠替人洗衣糊口。但就是这样一位可怜的妈妈,以自己的善良和慈爱向世人挥洒着无尽的母爱,成为了大家的母亲。“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带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从别处讹索蔬菜同鱼肉,都拿到李妈家,自己烹煮,客一般的款待李妈;衣服请李妈洗,有点破敝的地方,又很顽皮地要求缝补;李妈的柴木快要烧完了,趁着李妈不在家,站在桥头勒买几担,李妈回来,很窘地叫怨,他们便一溜烟跑了。”^③城里太太的姑娘“依着母亲的嘱咐,只能到李妈家休歇”,姑娘浣衣“回家去便是晚了些,说声李妈也就抵挡得住许多责备了……”^④甚至歇担的挑夫、邻家的孩子、城里的太太、晒背的老头、捉虱的叫化都亲近李妈,都将其作为精神的寄托和“公共的母亲”。而这其中的磁力,她家茅屋前一块冬有阳光、夏有树阴的普普通通的小土坡,成为乡邻们“新辟的世界”,可供牧童玩耍,供洗衣女小憩。这里有家、有妈,是所有人的港湾。

《桥》中的史家奶奶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和李妈的命运有着相似的不幸。丧夫丧子,与孙女相依为命,虽然家境不富裕,却能够收留无家可归的三哑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

② 陈均.废名新诗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67.

③ 废名.纺纸记[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234.

④ 废名.纺纸记[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244.

叔，视为家人一般真诚相待，直到小林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成为她的孙女婿，对待这对“金童玉女”从一而终的呵护备至。她总是感叹命运的不公，怜悯着两个身世坎坷的孩子。

“琴儿一手也牵祖母，那手是小林给她的花，两人惊讶而偷偷的相觑。奶奶俯视着笑，朦胧的眼里似乎又有泪……这是两个孤儿，而琴儿，母亲也没有了。‘同你的父亲一般模样，你那父亲，当年总是……’”^①她总是挂念着自己已故的儿子和儿媳，“‘我在我父亲的画帖上见过，我以为那只是画的。’‘画的多是有的。’奶奶说着不觉心伤了。慢慢又说：‘今天是琴子妈的忌日，才烧了香，林儿，你也上前去作一作揖。’小林伸起腰来，预备前去，突然眉毛一扬，问：‘哪一个坟是呢？’真的，哪一个坟是呢？老年人到底有点模糊。”^②事实上，史奶奶是用自己的母爱养育了两代人——儿子和孙女。作品中没有任何文字去描述史奶奶的生活如何悲惨，经历了多少生离死别。在作者的笔下，只有史奶奶的仁慈和善良，只看得到她勤劳忙碌的身影和对孙女的呵护备至。

“是睡觉的时分。小林他是一个客榻，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史家奶奶伴他谈一会儿话，看他快要睡了，然后自己也去睡，临走时还替他
把灯移到床前几上，说道：‘灯不要吹好了。’小林也很知道感激，而且正心诚意的，虽然此刻他的心事不是那样的单纯，可以向老人家的慈爱那里去用功。史家奶奶一走开，实际上四壁是更现得明亮一点，因为没有人遮了他的灯，他却一时间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轮。随即就还了原，没有什么。这恐怕是这么一个损失：史家奶奶的头发太白了，刚才灯底下站了那么久。”^③

废名借用小林的眼睛见证史家奶奶的慈爱，这是隔代的母爱，灌入了双倍的母爱力量。命运对史奶奶并不仁慈，她用毅力战胜了残酷，用善良照亮了暗淡的人生，用自信去淡化生活的痛苦，用信心填满生活。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78.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85.

③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5.

第二章 女性形象的美学特征

一、形象淡雅美

生活在自然之中的女性，大多数会以淡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在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这个仙女一般的人物可谓是形象淡雅美的典范。生活在青山绿水之间的三姑娘，果真是吸收了天地的灵气。文中对于三姑娘的描绘可谓是淋漓尽致，她的家在青山绿水之间，附近生长着茂密的竹林，这种人间仙境让人们已经能够联想到其中女子的清新脱俗，无论是对于容貌还是性格的描绘，三姑娘总是给人一种水的清澈，加上竹林美景不由地让读者泛起一种清凉之感，而这种清新是人们在当期的物质社会苦苦追寻的。

废名塑造的三姑娘出生在清清的小河边，长在青翠、茂密的竹林中。在作者的笔下，三姑娘天性爱笑，如文中“非常的害羞而又爱笑”。^①害羞是少女特有的一种纯真的美，爱笑则代表着这个姑娘充满阳光的健康心态，三姑娘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就简单勾勒出来了。她在翠绿的竹林里成长，有“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②三姑娘没有花季少女的花枝娇俏，她书面穿着朴素，从不讲究，穿的是竹布单衣，衣服的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可爱的三姑娘每天担着一担担清清爽爽的白菜青椒，而且“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③通过三姑娘卖菜这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语言，勾勒出的三姑娘清纯脱俗似仙女般不可冒犯。废名几乎没有正面细致地描写三姑娘，只寥寥数语，以及“我们”嘴里的话，便知这三姑娘是天上的仙女了，就像她卖的白菜一样清爽。——“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④三姑娘人如其白菜，甜美、干净、冰清玉洁，与充满铜臭的凡夫俗子形成了及其鲜明的反差，并且对于“我们掏钱”这一世俗的举动，都是对这个“仙女”的亵渎。从外貌到品质，废名对女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1.

②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1.

③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3.

④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2.

性的刻画都充满了对女性的尊敬甚至是一种崇敬之感，他关注女性，赞赏女性，将女性视为世间至美的生灵，这种特有的爱慕之情让废名的小说充满了超脱的诗意。

在《桥》中，琴子与细竹也同样生于世外桃源，从人物设定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废名崇尚的一种古典艺术气息，并且二位貌美如花，善良淳朴而又不失伶俐。

《桥》中对细竹的描写“单衣，月白之色，又是一样的好看。好看不足奇，只是太出乎不意！立时又神游起来了，今天上午一个人仔细端详了的那个地方，壁上的箫，瓶子里的花，棕榈的绿荫——怎么会有这么一更衣呢？……细竹，她此刻是个白衣女郎，忽然晓得她要打喷嚏，眼睛闭得很好看。岂能单提这一项？口也开得好玩。随便说一项都行，反正只一个好看。”^①通过小林眼中看到的细竹“好看的模样”，让人觉得此女子清新脱俗，似乎小林无法用其他词语形容细竹的美好，只能用最简单的两个字“好看”来表达心中的赞美与欣赏。从每个人物的细节来看，《桥》中的两位女性角色更多的体现出一种灵气与明丽。《荷叶》中提到“两位女子都换了衣裳，细竹的胭脂更是点得新鲜，一面移步一面向琴子说一些什么话，琴子只是抿嘴笑，笑得一朵淡红……”^②这两个美丽的女子，勾起了欣赏者对于女性审美的思考，也让更多人燃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动力。如果一部作品是一本书，那其中的女性角色必定是书中的插图，吸引着人们并且给予人们足够的感性认识，缺少完美的女性形象，无疑使得让现代文学作品黯然失色。

在废名描写的女性人物中，总给人一种大量留白的感觉，并不需要太多的笔触，则就可以将人物的形象深深的印到读者的脑海中。这种简洁的勾勒手法不仅能够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而起也能够使人物的形象更为丰富。所谓 less is more，废名对于人物的刻画也是应用这一理念。另外这种浅浅勾勒的风格并没有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太多突出，而是以十分柔的方式融入到整部小说中，将女性与安逸、平淡的生活绘制成为一个完整的画卷。但这种风格却并不被所有人所接受，一些读者认为是废名对于人物的驾驭能力不够，没有为小说中的人物以精准的定位。而在笔者看来，貌似恰恰相反，这只是废名独具特色的描绘风格。细竹这一人物可以说塑造的十分成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一人物在小说的前一部分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交代，而是出现在小说的后半段。这在一般的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13.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3.

小说写作中如果处理不当,人物容易显得过于突兀。而细竹的出现在小说中却不显得生硬,而且人物形象在出现之后迅速丰富。达到这样的效果,也是对于人物幻化描绘的结果,在细竹出现之后,对人物塑造都是通过小林的“看”所完成的,小林在小说中又是一个充满幻想,热爱美好的艺术家,在他见到细竹之后,他完完全全的被细竹的美所吸引,仿佛眼前的少女是画中一般,自然融为一体,是那么的远离尘嚣、清澈见底。一个让艺术家陶醉的少女是何等的美,在具体的美上就只能通过读者自己幻想了。在小说的后半段,细竹与琴子一同过桥,在小林眼中眼前的美景与少女显得相得益彰,细竹在桥中间,脚下是流水潺潺,耳边是水流的呜咽,清秀、美好的少女形象完美的塑造出来,这种想象式的塑造配合着如诗般的笔触,营造出一个天然美好的氛围,达到自然的意境与少女的美好相融合境界。

废名通过小林的眼睛,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儿世界。《棕榈》一章从起床写到梳头,全文可以说是妙趣横生,美不胜收。首先是“细竹唱。未唱之先,仿佛河州上的白鹭要飞的时候展一展翅膀,已经高高地伸一伸手告诉她要醒了。”^①接着描写琴子醒来的模样“她醒得很早,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便知她早已在春阳的颜色与声音之中了。她的眼睛是多么清澈,有如桃花潭的水,声响是没有声响,而桃花不能躲避它的红。”^②最后写到她们在棕榈树下梳头。小林对着他们曾说,“我几时引你们到高山上挂发,叫你们的头发成了人间的瀑布。”^③作家不仅专注于女子的形貌美以及她们多彩的生活,更沉迷于她们丰富而神秘的内心世界。

二、心灵清纯美

在废名笔下的女性人物正当是花季年华,从人物的性格上偏向于懵懂与清纯,没有过多的被世俗所污染。三姑娘和阿毛在小说中正是二十出头,出水芙蓉一般;而琴子不到二十岁,正是女性人生中最天真无邪,最美的阶段。女性在青年期有着最多的幻想和最纯洁的心灵,废名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广泛地将青年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以青年女性作为载体,塑造者自己内心向往的世界。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3.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4.

③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5.

《竹林的故事》中，对三姑娘性灵美的描写不是显露于外，而是蕴含其中。三姑娘年纪小的时候，她就是个懂事的孩子，同父亲去打鱼时“欢悦的叫声热闹起来”，她“低声的歌唱”，爸爸打的鱼她“蹦蹦跳跳好不容易给捉住了”^①，这里写出了三姑娘天真无邪的美。吃饭时妈妈抽筷子，三姑娘拿爸爸的酒杯；爸爸去世后，与母亲相依不肯早早结婚，卖菜养家，这是孝顺懂事的美；她卖菜时童叟无欺，勤恳朴实，也不爱为了些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这是道德善良之美；三姑娘有着“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这是天然健康之美。这个结合了多种心灵美于一身的三姑娘，还是个善解人意的贤淑女子，浑身散发着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仙女”气质。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盛赞：“废名在意境之独造一点，无人可及。”^②三姑娘善解人意，恬淡纯真，淳朴自然，荡漾着一种超凡脱俗的灵气。《竹林的故事》三姑娘的品性如古琴轻抚，音韵渺渺，绵绵不绝，让人迷恋和沉醉。通过三姑娘形象地刻画，我们不难看出废名借由三姑娘表达了自己对中华五千年沉淀下来的优良文化的赞美，也表达出废名对完美女性的理想追求。小说字里行间渗透着纤尘不染的意境。在竹林中，竹子本身就是一种不俗的植物，带着一丝的傲骨，生长在深山之中，空灵的山水往往带有一份高洁秀逸之气，超尘绝俗。在竹林中长大的三姑娘，养成于空灵的水土，生就了秀逸的品格。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描写了一个三姑娘卖青椒的场景。在与“我们”的说笑声中，“三姑娘笑着说：‘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③仅仅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将三姑娘的大方慷慨之气显露无疑。作为以卖菜为生的三姑娘，新鲜的蔬菜是舍不得自己吃的，希望多卖钱维持家里生计。但是三姑娘卖菜时，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豪爽的掷了“一把”，这个量词充分的展示出这个大方的农村姑娘对金钱的无视，仿佛卖菜并不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而是为了让这个苦难的社会多一抹阳光才卖菜。通过三姑娘的举止行为，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农家好姑娘。她聪慧，不卑不亢，又慷慨大方。她的生活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和，一切与痛苦、灾难有关的字眼都烟消云散了。她安静自在地生活在那座竹林里，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8.

② 司马长风.废名——孤独的美[A]·冯文炳研究资料[M].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56.

③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3.

就像默默守护着这片竹林的仙女，用她心里的爱美化了整个竹林，有她的存在，才有这片竹林的生机与活力。

三、气质飘渺美

在有人的印象中，废名的小说读起来是缥缈的，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废名的小说读起来有些晦涩，这可能同样是由于过于缥缈而造成的结果，让人乍一看来并不清楚要表达什么。因此，一向中意于废名作品的学者，通常会推荐读者多读几遍才能体会出其中的意境，从而在不断的回味中我们可以发掘废名的作品不仅仅美的虚无飘渺，同时也在美的背后透着一种哀愁与无奈。这也是作者生活环境的真实反映，体现出表面上作者虽然在生活中是乐观与积极的，但是在内心底同样是无助的。而且在作者身边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随处可见，作者把这一些看在眼里，然后将一系列的困难揉碎，撒在他的作品中。从而让读者在表面上看并无什么特殊之处，需要在细细品读与回味中，才能尝到这揉碎的哀愁，这使得废名描绘的苦难世界是读者自己拼凑出来的，而并不是主动描绘的，也很难看到废名对苦难的渲染。人们在品味中还只是多关注文中女性主人公积极乐观的形象，让人们能够找到慰藉，而支撑乐观人物形象的灰色背景就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在文中，处处可以看到女性的内在美，这种美超越了外在美，与生活中平静的画面相搭配显得相得益彰，在平淡的唯美之后，又隐含着另外一个世界。废名的小说中，很多人觉得缥缈的原因不仅是人物的塑造上有着大部分的留白，而且在小说中还能发现很多非世间的元素，在描绘中体现出虚化和幻化的特点，并且时常运用侧面的刻画手法来间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对一些清新脱俗少女的描绘，配合着世外桃源的意境幻化出的人物形象，好似虽然人物生于人间，但并非是池中之物的感觉。三姑娘、银姐都属于这一类的典型人物在《竹林的故事》的描绘中，废名以竹林作为背景，把世间生活描绘的清新淡雅，把环境塑造的富有灵性。而具体三姑娘的美却是在小说中很少提及，细节上的美只能让读者自行搭建，这就使得这种虚幻的美，能够根据读者心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或许废名要通过三姑娘来告诉世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苦难，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要静静地接受它，并且以更积极的热情去面对以后的生活。周作人曾

指出“废名的小说描写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①因此《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的温顺善良的性格也就不言而喻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是不会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的，她的生活平淡如水，每天种菜、买菜、侍候病重的母亲，虽然清苦，但是稳定、满足。这种安定与乐天知命感正是三姑娘对苦难生活态度的升华。废名这样的灵感与情感同样来源于他早年的农村生活中的体验和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深深的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疾苦，他渴望改变却又无能为力，在精神上他想拯救自己深爱的那片故乡的热土，希望用积极而乐观的精神去升华生活中的苦难，去普度苦难中的众生。农民生活的疾苦以及农村生活的惨状与他的佛心相融合，便创作出了三姑娘这一理想形象。三姑娘是一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仙女，是苦难百姓精神上的仙女，只要这样的精神形象存在着，这个世界就会朝着光明的未来发展。三姑娘小时便没了父亲，仿佛她就应该没有父亲似的，她和母亲安详宁静地生活着，静静地在竹林中生活着，外面发生的一切她们不屑知道，她们只要种好菜卖好菜就足矣，甚至连结婚嫁娶都不那么重要了，三姑娘就那样和母亲生活一辈子也不错。笔者觉得读者不曾为三姑娘没嫁出去而遗憾，反而她若嫁出去了，反倒落入俗套，让我们觉得哀伤。

① 周作人.《竹林的故事》跋.知堂序跋[M].长沙:岳麓书社,1986:278.

第三章 女性形象的艺术塑造

废名的小说是一首首真善美的诗，是一曲曲缠绵的牧歌，创作中，他在吸取了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尽情的展露出他自己的个性。他用抒情的笔调，让自己的内心情感与他所描绘的自然风景、民俗民风等实景以及虚幻憧憬的梦幻世界相交织，用最简练的文字独造出鲜明的意境，从而凸显女性形象在此背景环境中的独特性与人格魅力。在塑造女性形象的艺术手法上，他大量地使用写山水小品的笔法，并将它融入到小说中去，使许多作品写景抒情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写人叙事，人物反过来成为景物的点缀了，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了小说和散文的界线，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规范。他把自然景物、田园风光、乡村风俗、梦境幻景引入到小说女性形象的艺术描绘中，让女性人物和谐自然地存在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以及虚幻梦境中，她们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真实感人直至读者内心，从而引起读者对各类女性形象的思考与感知。

一、自然背景中的女性美

沈从文曾说“废名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①废名是书写自然之美的妙手，他不但热爱自然之美，还追寻自然之美。几乎他的每一篇小说中都体现着这种寂静的美，如《毛儿的爸爸》就有这样的写景，“草的坡上两棵杨柳，六月天，赵志祥家的清晨起来树脚下梳头”。^②此处的写景俨然就是一幅秀美的风景画，绿茵草坡、依依杨柳、女人梳头却组合成一个诗的意境。六月天，正是女人在树下梳头的好时节，新鲜的乡间空气、周围的草木风景更映衬了赵志祥家的幽静美好，而好看女人的梳头对这一幅画，又有画龙点睛之妙。此处虽有人物的动作，但整体上仍是一种静态的美。

亲近自然、回归乡村是废名的性格所向，也是废名文学创作的一个倾向。废名的家乡地处黄梅地处鄂东山区，是山青水秀、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乡民们世代耕作生息，悠然自在，俨然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黄梅也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县城东北的东山上著名的五祖寺，距县城只有二十五里路，是国内有名的禅林

① 纪桂平. 古朴的田园美, 平凡的人性美——冯文炳《菱荡》赏析. 名作欣赏[M].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04): 32.

② 废名. 毛儿的爸爸. 废名集(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24.

圣地。废名出生、生长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也就形成了对家乡山水、自然草木和佛禅文化的热爱。

在《竹林的故事中》，以纯净的少女形象为中心，展开了许多美好而又单纯的自然景致，透着一股淳朴与清澈，仿佛这一切都与世外喧嚣无关。三姑娘一身竹布单衣，肩上担着一担菜，一个活泼少女的形象深入人心。让读者十分向往，好似鲁迅笔下的故乡，远离世俗，摆脱一切利益与束缚，走入其中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在废名笔下，处处可以看到美景，“出城一条河，过河向西有一簇竹林，竹林中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四周都是菜园”。^①一个环境优美的竹林小屋美好的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何尝不是人们所追求的。另一处“除了种菜，也还打鱼卖……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②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简单的被勾勒出来，在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下，三姑娘的清纯无暇、天真善良的人性美显露无遗，清澈的女性角色塑造与自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在《浣衣母》中，李妈虽然年轻守寡，已经过了貌美如花的年龄，但她所处的环境一样与自然完美融合，展现出另外一种美感。李妈住在城外的茅草屋中，茅草屋搭建在河边沙滩上的小坡，茅草屋的背后是城墙，房屋的一边能够通向城的城门，房屋的另一边是河滩，房屋的面前就是清澈的河流。好似“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景象，在读者的想象中，出了城门就看到青山绿水河滩和茅屋，心情自然而然变得愉悦。在这样的自然美景中再加入一个朴实、善良的洗衣女形象，使得画面更加美好而饱满。李妈的茅草屋是孩子们的聚集地，家长们将孩子放在李妈那也十分放心，李妈也就成了孩子们的“公妈”，展现出的母爱使得李妈的人物形象更加具有亲和力，更具美感。城中的一些女子常常在晚饭过后，来到河边央求李妈寻找一处河中清澈之处洗衣。夕阳西下，清澈河水伴着水流的响声，河边三三两两的少女洗衣，又组成一幅美好的乡村画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妈的朴实、善良、母爱的人性光辉，直击读者心底，让人感叹这如画的风景中孕育这些善良朴实的老妪。

《路上》中有一段描写细竹和琴子过青石桥时的情景：

“两边草岸，一湾溪流，石桥仅仅为细竹做了一个过渡，一跃就站在那边岸上花树下，一一桃李一样的一棵，连枝而开花，桃树尚小。双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②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8.

手攀了李花的一枝，呼吸的很迫，样子正如摆在秋千架上，——这个枝子，她信手攀去，尽她的手伸直，比她要低一点。这样，休息起来了，不但话不出口，而且闭了眼睛，摇一摇发。发还是望眼上遮。离唇不到两寸，是满花的桃枝，唇不分上下，枝相平。琴子过桥，看水，浅水澄沙可以放到儿上似的，因为她想起家里的一盘水仙花。这里，宜远望，望下去，芳草绵绵，野花缀岸，其中，则要心里知道，水流而不见。琴子却深视，水清无鱼，只见沙了。与水并是流一桥上她的笑貌。”^①

《桥》成功描绘了“桃李少女图”和“临水溪照图”两幅美丽的画，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意境之美。“桃李少女图”中细竹身姿轻盈，轻松一跃就到了桥对面，岸上的葱茏花树簇拥着她，此时的细竹也仿佛也成了桃李中的一员。人与树真是难以区分，人即是树，树即是人。她的小手成了树的柔嫩枝条，她的脸若桃李之花，发是细枝，身是主干，真是“离唇不到两寸，是满花的桃枝，唇不分上下，枝相平”。“临水溪照图”中琴子站在桥上，看着桥边清澈见底的溪水，心中想起了家中的水仙花，琴子倾身看向水面，水中自己倒影清晰可见，当她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倩影而微笑。此时，她自己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溪水中的一朵美丽的水仙花，灿烂绽放，洁净娇艳。琴子的临溪而照，溪边多多野花灿烂，似乎成为了桥上的独特风景，成为作者心中永恒的美。相比于细竹相比，琴子又多了一份成熟的美丽和自恋之美。因此，假如细竹是艳若桃李的话，那么琴子就是貌若水仙。自然美景中点缀着这两个欢心雀跃的女子，这就是一整幅画卷，美丽动人。

《桥》中的细竹、琴子、小林过桥时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历来受人称赞，整部小说也是因此而得名。

“实在他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像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

这一下的印象真是深。

过了桥，站在一棵树下，回头看一看，这一下又非同小可，望见对岸一棵树，树顶上也还有一个鸟窠，简直是二十年前的样子，“程小林”站在这边望它想攀上去！于是他开口道：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04.

‘这个桥我并没有过。’说的有一点伤感。

‘那一棵树还是同我隔了这一个桥。’接着把儿时这段事实告诉她们听。

‘我的灵魂还永远站在这一个地方，——看你们过桥。’

是忽然超度到那一岸去了。”^①

写的是小林、细竹、琴子三人过桥时的情景，桥下的流水，桥的颜色，桥旁边的树，这些景象经过岁月的冲刷，却与儿时记忆中相似。小林小时候对过桥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当他看到琴子细竹都过去之后，突然恍惚又回到了小时候过桥的场景。虽然他长大了，但对这个桥仍然是害怕而不敢过。他看着眼前的过桥情景，陷入了儿时回忆，但当细竹喊他时，他又猛然的被拉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中。

“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桥上细竹，桥下流水，而鸟案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子，所以小林说：“这个桥我并没有过。”小桥、流水、少女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小林说：“我的灵魂还永远站在这一个地方，一看你们过桥。”在过桥时，废名穿插了小林儿时的记忆，这是虚幻回忆中的景象，加上正在过桥的现实中真实的景象，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虚与实相生相长的梦幻般美丽的意境。

废名小说背景总是放在美好的自然风景中，不管是《桥》中的青山绿水、小桥流水，还是《竹林的故事》中竹林簇簇、青草绵绵，或是《浣衣母》中的杨柳依依、绿水潺潺……，这样的自然环境是富有原生态的，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而生活在其中的细竹、琴子、三姑娘、李妈等女性们也少了势利、铜臭味，她们已经成为了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风俗中沉淀的女性美

民间风俗是悠久文化沉积的重要标记，人类以此追寻自己的文化根脉，是熏陶人们心灵与习性的载体。废名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风俗，体现了废名独特的民俗文化观，具有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学意义。乡村民间风俗的复杂内涵及其社会功能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才可以窥探乡村民间文化形态对于乡村人物精神世界多方面、多层次的制约与塑造，以及民间文化之于乡村中国的意义价值全面呈现出来。废名小说不仅描述了清新幽静的自然景物之美、朴质纯情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39.

的人物之美，而且还呈现出农村社会的和谐之美。在废名笔下，小说的主要人物无论贵贱、贫富，心里都很平和。人与人之间和睦共处，人与社会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冲突，人与自然之间更是和谐相融的。

在废名的小说中，人与自然向来都是和谐的。自然是哺乳人类的母亲，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资料，对于知恩图报的人们来说，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满足于自然的补给，不以破坏自然为代价换取物质上的利益。废名还通过对社会礼俗的还原，表现出他所构想的理想世界的高度和谐。每个说都有个一社会作为背景，而这些社会都是保留着传统礼俗的社会，多而不乱，繁而不杂，展现了社会礼俗的积极意义和独特趣味，这显然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纵观废名的作品，他笔下的农村社会虽然还处于宗法的统治之下，但是全然没有表现出这种礼俗统治下的专制、落后、压迫和鲜明的等级意识，也可以说是废名有意的过滤掉了这些不和谐的糟粕，一切都充满原真的古朴、清新、和谐，又不失原始、纯净的美。这是废名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是废名趣味的独特之处。

细读废名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知礼的，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无论是男女老幼，大部分都是知礼、懂理的。可谓“礼多人不怪”，虽然有时感觉过于繁琐，但是却繁而不乱，很有趣味，又能体现农人的厚道、质朴和修养。废名用抒情性、趣味性的笔墨，描绘了乡间的各种民风民俗；如送牛、送路灯、唱命画、放昌、集市、庙会 and 天灯，以及婚丧嫁娶等等。同时，废名小说还描绘了多种风俗活动；如春节要贴春联、拜年，清明要打杨柳、插杨柳和上坟，端午节裹粽子、插曹蒲等一系列民间风俗活动。废名是带着趣味性的眼光去看这些民间习俗的，摒弃了封建迷信的糟粕，提炼了其中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精华，然后用抒情的笔调将这些场景描绘出来。各类女性人物穿插在这些风俗礼节中，她们是这些风俗活动的真正体验者与行动者。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礼俗社会是经过废名过滤的社会，折射出了废名儿时的美好回忆，也是废名心中理想的礼俗社会，是洋溢着欢乐、充满和谐的美好的农村社会。又如梦一样朦胧、飘渺。显然，废名观察、描绘礼俗社会，注重于其中积极的、有趣味的和和谐的一面。经过废名包含感情、趣味的笔描绘出来，又非常自然、合理，还不失其真实。可见，在废名小说里，农村礼俗社会有一种和谐的美。

废名笔下的农村还是一个知礼多俗的社会，农村社会礼俗的和谐也是废名小

说社会和谐之美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猫》中描写了一个琴子给奶奶抽命画的片段：

“婆婆展开画

‘相公小姐听我讲，昔日有个赵颜郎——’

‘赵颜求寿吗？’王妈不等唱完高声的问。

‘是的，那是再好没有的，你看，一个北斗星，一个南斗星，——赵颜后来九十九岁，长寿。’琴子暗地里喜欢——

‘我奶九十九岁。’

原来她是替她的祖母抽一张命画。

婆婆接着唱下去。”^①

唱命画，也可以理解为是算命，琴子一直想为祖母抽一张命画，她想为奶奶求寿，一方面听到奶奶能活到99岁，她打心底觉得开心。另一方面，她迫切的想让奶奶听到这个好消息，让奶奶高兴。虽然算命只是一种风俗，亦或说是一种封建迷信，但在小说中却主要凸显其积极作用，展现琴子孝顺善良的本性，她希望奶奶能长寿，即使这只是一是一种迷信，但是也让孝顺的琴子颇感欣慰和安心。史家庄一向来民俗民风质朴，史奶奶的慈悲之名更是人人皆知。在这种风俗的灌溉下，琴子自然生长成为孝顺、善良的好姑娘，这是风俗沉淀下心灵美的表现。

还有一个片段描写的是描写小林进城送牛的“照习惯，孩子初次临门，无论是至戚或好友，都要打发一点什么，最讲究的是牛儿，名曰‘送牛’。……牛儿进城，不消说，引起个个观望。还没有走过桥，满河的杵声冷落了下去，只见得循着河岸，妇人家，姑娘们，有的在竹篙子撑着的遮阳之下，都已经抬起身子了。是笑呢，还是对了太阳——总之拿这时的河水来比她们的面容，是很合式的罢。”^②

在他们的世界中，“送牛”是个十分隆重的仪式，当小林牵着牛进城是，驻足观看的大抵都是妇女和姑娘，废名对这些女性的神态描述的十分到位，为了看个究竟，不顾骄阳的炙烤，从遮阳的竹篙子下面抬起身来。这种情景大概只能在尚且保留着民风民俗的乡村世界里才看得到，她们保持这最美好的原始心态，对一切古风民俗都抱着最初的好奇与信仰，表明她们未被世俗化，心灵仍单纯而纯朴。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66.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96.

《杨柳》中描写了史家庄还保留着“打杨柳”的习俗“孩子们于各为着各家要打一个大枝而且要叶子多以外，便是扎柳球。长长的嫩条，剥开一点皮，尽朝那尖头捋，结果一个绿球系在白条之上。不知怎的，柳球总是归做姑娘的扎，不独史家庄为然。中间隔了几棵杨柳，彼此都是在杨柳荫下。杨柳一丝丝的遮得细竹——这里遮了她，那里更缀满了她一身，小林也看得见。孩子们你一枝我一枝堆在细竹姐姐的怀里，鞋子上有，肩膀上也有！……”^①细竹那沾满一身柳絮的可爱之态，在作者描述打杨柳的情景中侧面映衬出来了。读者在了解打杨柳的这个风俗时，更增加了对乐在其中的细竹这位可爱的女孩的喜爱之情。

废名是根据个人的趣味、用抒情的笔理想化了家乡的风俗礼节。而写实派作家是根据社会启蒙的需要，强化了乡土社会礼俗的落后、迷信、残酷、愚昧等。其实，无论是废名还是乡土写实派作家，他们笔下的礼俗社会都不是现实人世的，虽然它们都源于真实的生活。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②

三、梦境追求中的女性美

废名不善于直接塑造或描述人物，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更多显现与旁人的言语和评述，用抒情的言语直抒胸臆，刻画自己意识中的人物。废名小说中很多女性人物形象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是却有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给人一种“此女只应天上有”但又却难逃凡尘俗世命运的纠葛。比如《初恋》里的银姐，作者对银姐的描述是对记忆碎片的捕捉和拼凑，时隔十年，银姐在废名的脑海中留下的无非就是浅笑的酒窝、清脆的声音和那新藕一般干净嫩粉的手腕。回忆的点点滴滴加上作者丰富的想象，一个丰满的形象便跃然于笔下，作者用大段的心理独白去表现二人交往的过程。细品《初恋》，脑海中确实能够浮现出一个笑靥如花的少女，可是这个形象是模糊的，犹如雾中花、水中月，究竟是何样的眉眼、何样的风姿只能靠自己的想象，因为她只是作者笔下的一抹淡色，是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寄寓。

与银姐形象类似的还有《桥》里的细竹，在上篇中，作者没有用只字片语去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83.

② 周作人.怀废名[A].苦雨斋文丛:废名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232.

描述细竹；下篇中，细竹浓墨重彩的出场迅速的给读者留下了饱满的形象。这种后来居上的气势甚至压倒了小林的未婚妻琴子。因为细竹的美，美得令人窒息，可以说细竹就是小林梦中情人的原型。细竹的美与银姐的美一样，都是作者幻想出来的。废名借小林的眼和手，幻想出了细竹的形象。在小林的眼里，细竹与自然的景物一样自然、美丽，甚至将其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这个实实在在存在于人世的女子在这个想象力颇丰的画家眼中，成功的被幻化成仙女。如《桥·故事》里，小林曾评价细竹，“细竹真好比一个春天，她一举一动总来得那么豪华，而又自然的有一个非人力的节奏”。^①《桥》里写小林看琴子、细竹过桥，“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依傍”。^②可见，在小林或者说在作者的眼中，细竹是一个清新美丽、可爱而又极富活力的姑娘，她离他很近，却又很远，她的美朦胧而飘渺，就像那从来没见过过的仙女，感觉很美很美，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的美。

其实，废名用抒情而简练的语言，借助独特的梦境氛围与幻化的自然美景，采用想象的形式来塑造人物。三姑娘就是废名梦中情人的理想化原型，透明如水，清澈如竹。她的性情中没有半点杂质，和一般俗事格格不入。既有人间烟火气，又被赋予了一种具有彼岸色彩的纯净之美。纯净的乡村和纯净的人物成为废名诉说梦想化解悲苦栖息身心的安魂剂。这印证了宇文所安的发现：“在我们同过去相逢时，通常有某些断片存在于其间，它们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是布满裂纹的透镜，既揭示所要观察的东西，也要掩盖它们。”^③一切现代的乌托邦图景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虚构的幻美性。梦中恋人三姑娘已为人妇，断然不是记忆中的印象了。现实与记忆的冲突，遂生出物是人非的感叹。唯有静默，将这份记忆封闭于心中。

①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67.

② 废名.桥.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39.

③ 田广.废名的小说艺术——以《竹林的故事》为例[J].语文建设,2010(01):32.

第四章 废名的女性观

一、对理想女性的思考

与废名同时期的作家笔下描写的女性，很多都笼罩着浓浓的阿尼玛情节。所谓阿尼玛原型是集体无意识中众多原型之一，是男性心理中女性的一面，是男性心中永恒的女性形象。因为，这个时期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强烈的影响着我国的文学领域，大量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小说作品中。男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一方面是受西方女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女性的崇拜。荣格认为：“阿尼玛是男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与女人交往所获得经验而产生的……。第一，它使男人获得女性特质；第二，它提供了一个男性与女性相互交往中的参照系。”^①

“每个男人心中都携带着永恒的女性心象，这不是某个特定的女性形象，而是确切的女性心象。这一心象根本是无意识的，是镂刻在男性有机组织的原始起源的遗传要素，是我们祖先有关女性的全部经验的印痕或原型，它仿佛是女人所曾给与过的一切印象的积淀……。由于这种心象是无意识的，所以往往被不自觉地投射给一个亲爱的人，它是造成情欲的吸引和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性别乃是由男女两性遗传基因中占优势的一方决定，但占弱势的一方不会简单地消失，因而男性的一面——阿尼玛，女性身上隐藏着男性的一面——阿尼姆斯。这种“阿尼玛”的特质，作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包括家庭、教育、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

细数废名早年的经历，不难发现，童年经历中的几乎要命疾病、亲人的离世点点滴滴的积累出了废名的“阿尼玛”心理。废名童年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那场大病，差一点就让废名失去生命，幸亏在废名母亲、外祖母以及婶母的悉心照顾、精心呵护下，才得以挣脱疾病缠身，重获生命与健康。这些母性人物的关爱，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深沉而博大的母爱，平时一起嬉戏游玩的女伴也给了他美的愉悦和心灵的慰藉，让他深刻的体会到了母爱的温暖和伟大。可以说，废名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女儿国”中，有很多的女性包围着他，不仅是女性的长辈，就

^① B. R. 赫根汉.人格心理学[M].海南:海南出版社, 1988:66.

^② 霍尔等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M].上海:三联书店,1987:54.

连儿时的玩伴都对他关怀备至，在动荡的年代带给他无尽的慰藉。但是时代的背景下的残酷现实让废名备受打击，亲人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让他不断变的孤僻、敏感，时而伤感，时而暴躁。这让他不断的寻找，寻找温暖、关怀和精神寄托，然后把这种追着寻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利用文字撰写去寻找和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与他的家乡黄梅一样，青山秀水、物产丰饶，曾经居住着大量的文人隐士。但是他对这个家园里的男性没有过多眷恋的情感，祖父、父亲只能让他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感情上格格不入，甚至产生排斥心理。

废名阿尼玛心理中的母亲原型与父亲原型在小说《阿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废名以失去妹妹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这部小说，《阿妹》可以看作是废名真实的心理体验。母亲对病中的“我”和“阿妹”阿莲悉心呵护、百般照顾。但是父亲的形象与母亲截然不同，他独断、权威，在家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全家人都要顾及他的感受，而他却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当阿妹（阿莲）病了哭泣时，母亲害怕父亲发恼。阿莲总说腹痛，但还是把阿莲拉到了毒热的太阳底下晒得只管跳。阿妹病重，母亲请求找医生看，“父亲眉子一皱，真真多事！”^①面对病重的女儿，表现出的永远只有不耐烦。在废名的印象中，祖父永远都是偏心的，他不喜欢阿妹，好吃的永远没有阿妹的份儿，也从来不带阿妹跟其他孙子一起玩，相对于母性的无私、平等和宽容，父性的霸道与自私让废名无比排斥。所以在他塑造的理想家园中，很少会出现那些不和谐的男性长辈的身影。

《桥》是废名高度理想世界的集中表现，作品中几乎没有出现男性家长。《桥》给人展示的是一个纯净的世界，它美好理想，但不脱离现实。生活在这个理想世界的人们，可能有悲有苦，但善良、友爱、冲和、平淡，作者意在向人们展示一个没有争斗一、没有纷扰、没有冲突的理想化的乡村社会。作者巧妙的应用故事情节将本应存在的男性一一的略去。小林和琴子都是丧父的孩子，小林的身边很少有男性，他生活在一个“女儿国”中：琴子、细竹、史家奶奶、母亲、姐姐、狗子姐姐等。琴子、细竹姐妹和程小林构成了大观园式的情爱世界。琴子温顺、聪慧好比宝玉身边的宝钗和黛玉，细竹活泼、伶俐，像极了史湘云，小林就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每天生活在女人簇拥之中，史家奶奶是善良慈祥的老妪化身。可以说《桥》的世界是大观园世界的乡间投影，史家奶奶和三哑叔、琴子、细竹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5.

以及其他人物一起构成了相敬如宾、互相依恋的人生乐境,他们随缘任运,达观超然,自由地呼吸在毫无机诈心计的另一番天地之中。在整部小说中,在前半部出场几次的三哑叔,虽然是男性,但也散发着无尽的母性光辉,他对小林百般呵护,正是母亲原型投射在三哑叔身上的,这反映了废名理想中家园世界本质是母性的,充满着爱护,充满着安全感,是对以男性文化为代表的现实社会的拒绝和抗议。虽然与现实相违背,但也是作者逆反现实的一种妄想。

《半年》写“我”因身体染上疾病,在城南鸡鸣寺调理休养,慈爱的母亲为了让我静静养病,在鸡鸣寺里打扫了一间房子,让我在那里安静地读书休息,养病半年的时间里,“我”一天一天地黄瘦下去,慈爱的母亲见病后的“我”,百般照顾、精心呵护,恼怒叹息人们不体谅他孤僻而好静的儿子。在寺院养病的时间里,母亲做可口的饭菜,没有月亮的夜晚,提着灯笼跟在“我”的旁边……作者细细品味着母爱的细腻与甘甜,母亲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关心与爱,让“我”感动不已。

根据阿尼玛原型批评理论,源于原始母神崇拜的非凡女性,往往在文学世界中分化为母亲原型和少女原型。荣格认为,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比较常见的是父亲原型和母亲原型。父亲原型象征权威、力量和尊严,母亲原型则代表保护、滋养和救助。孕育生命的大地、幽静的树林、平和的大海,都是表现母性的意向。中西文化都有关于原始母神的神话,中国神话中的女娲就是一个典型。炼石补天,创造人类,孕育天地,明确昭示出种族记忆仓库中的原始女性崇拜和女神崇拜意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男权文化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男权文化一方面把女性崇拜意识削弱,并单一化为伦理式的母亲崇拜;另一方面,又把女性崇拜变形为女性恐惧和女性歧视,把女性创造力歪曲为破坏力,编织出“女人是祸水”这一变形的原型题旨。但女神崇拜、女性崇拜这一原型题旨在隐形文化中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宋玉的《高唐赋》,《诗经》中的《静女》、《陌上桑》,曹植的《洛神赋》和唐诗宋词中都不乏对女性的讴歌和赞美。《红楼梦》对女性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天上,作者创造了一个太虚幻境,在人间,创造了一个与男性文化主宰下污浊不堪的社会相对的女儿国——大观园。这种原始女神崇拜会因不同象征意义而分化为母体崇拜和处女崇拜,并在神话和文学作品中逐步积淀为两类原型意象:母亲原型和少女原型。其中母亲原型为“太初之母或大地之母,象

征着生育、温暖、保护、丰饶、生长和富足”。^①少女原型是灵魂的伴侣，象征着精神的实现与满足，代表爱的极致，她是母亲、姊妹、情人与新娘，是圆满承诺的化身，这就是废名小说中理想女性的根源。

在废名的小说中，姑娘就是废名梦中情人的理想化原型，透明如水，清澈如竹。她的性情中没有半点杂质，和一般俗事格格不入。既有人间烟火气，又被赋予了一种具有彼岸色彩的纯净之美。她美丽、勤劳、心地善良、善解人意，集合了“女儿国”中所有女性的优良品质，是废名对于女性执着的追求。《竹林的故事》写于1924年，当时的废名正在北平求学，也正是这个时期，由于受到鲁迅先生等乡土文学作家的影响，也开始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他的小说与鲁迅先生的带有批判和抨击色彩的犀利笔法不同，相对于鲁迅笔下农村社会的丑恶，废名更乐于孜孜不倦的营造一个理想梦幻般的美好世界。就如他笔下美丽的三姑娘，她的美是这个现实世界不存在的理想之美，她的美犹如竹林的竹子有骨气，她的美又如水一样的纯洁干净。废名理想世界中的美好梦想，都是源于他记忆中美好的童年生活，也是对他成长经历的追忆。虽然记忆几经岁月的侵蚀，已经沉淀于心灵深处，已成为没有任何尘世纷扰、没有任何社会浊气的理想世界。因此，对于废名来说，三姑娘就是他的理想女神，他也必须将仙女样的外貌赋予三姑娘。

除了三姑娘，废名心中的阿尼玛心理作用下的典型的“梦中女孩”，还有《桥》中的琴子和细竹，她们是废名阿尼玛心理原型外射的集中体现。琴子在生活中，总是平静地游山玩水，习字描画。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琴子孝顺体贴长辈、谦让关爱同辈，对所有人都充满着关爱。总之，她就是是一个温婉、善良、娴静的女孩。对于女孩人生中最令人激动的爱情，她也静静地接受，静静地爱，当发现自己的未婚夫和细竹过往甚密，也只是委婉规劝，依旧和他们平平静静地相处。与琴子截然不同，细竹的性格活泼、纯真，带有几分憨态。她用纯洁的心灵去对待人，用纯真的眼睛去看待世界，一切言行都是自然纯真。她纯洁的心灵新美如画，没有世俗的玷污，只是自然而然地活着，在和程小林、琴子二人的关系上，她是天真、无邪，并不是有意识去爱程小林，也不是有意识去伤害琴子，她是作者理想中的少女形象。

在女性崇拜意识和作者心理结构中的阿尼玛心理原型的共同作用下，废名塑

^① 金昌庆.原型与叙事——从女性形象塑造看福纳新人文电视剧的叙事策略[J].荧屏谈艺.2007(02):45.

造了许多理想女性，这些女性都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化身，是中国传统的女性崇拜意识的现代体现。废名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爽迷人乡村的女儿世界——史家庄。在史家庄的世界是围绕着主角程小林的女性分别扮演着他的未婚妻、新娘、情人(梦中女孩)、姊妹乃至母亲，在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之途中，她们都是灵魂的伴侣，是美的极致。因此从根本上说，废名的精神家园的本质是母性的。

当我们阅读废名小说的时候，原型的影响便时时激动着我们，正如荣格所说：“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人的声音在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①这就是废名小说的原型世界具有迷人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对传统女性的思考

(一) 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

废名认为：“天下没有那个女子生来就是坏人……倘若你还相信真善美的存在，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有向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使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废名与一般男性作家的不同之处。男性作家大多是用社会道德的尺子去衡量笔下的女性，而废名则是站在人性的角度来衡量女性，极力赞美女性的生命之美。所以废名笔下的女子因而独具魅力。他通过将女性形象理想化、审美化来达到对生命美、人性美的歌颂。

在当前社会紧张的压力中，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精神高度紧张，放眼望去是钢筋与水泥浇灌的世界，我们在匆匆忙忙中换来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忙碌而忙碌。而废名笔下自然中的女性能够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在青山绿水中有着母性光辉的李妈，竹林中仙女一般的三姑娘，在桃园中嬉笑玩耍的阿毛，在桥上听着潺潺流水声的细竹等，仿佛女人一旦置身于自然之中，其魅力难以让人抵抗。正是这些自然中女性美的刻画使得废名的作品开辟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创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而这些拥有着自然之美的女性，在废名笔下的命运并不是一

① 冯川、苏泽.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7:121-122.

② 废名.废名文集[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564.

帆风顺的，她们往往在承受种种苦难之后展现出另一种人性之美，阿毛与病痛的斗争、李妈遭到世俗的排挤、柚子家庭的破败，这些原本刻画美好少女到最后变成了凄美。事实上，这一切的悲剧源于当时社会底层的残酷现实，称作是悲剧其实并不贴切，这仅仅是当时底层人们的真实写照。

在废名的笔下，对于农村现实中苦难与不幸的描绘并没有夸大，而是进行冲淡处理，在精心设计中，轻描淡写地呈现在细节中。让人们在欣赏之后，不会产生过激的情感，只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与哀愁。这种感觉沉淀在小说的每个细节与角落，这使我们在欣赏小说中的美好时，总是不由地想起那背后的忧伤，并且很容易与自身的情感与处境相连接，从这一点看来废名的小说又并不缥缈，有着很强的现实色调。可能在人物设定上，很多学者认为有些过于脱离世俗，但就对于现实环境的刻画而言，废名的小说并不缥缈，也不存在脱离现实的情况。小说中的情感最终还是源于现实，在废名的早期作品中我们还能有清晰的看清小说的思路与结构，人物塑造也相对鲜明，与现实贴近较为紧密，人物的命运往往十分坎坷。面对着现实的残酷、生死离别的无奈，废名笔下的女性人物总是带着美，同时也围绕着哀愁。

在欣赏小说时，可以看到描绘的安逸祥和的世界，而苦难就偏偏要打破这一份宁静，把建立起来的和谐与美逐渐蚕食，最终降临在女性人物身上。没有大场景，也没有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没有痛彻心扉的悲凉感。

在废名的文中，只有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平凡的交往、平淡的生活。一些争名逐利、精忠报国、勾心斗角似乎离废名所刻画的世界十分遥远，从而在这样描绘的世界中，平淡的人与事并不能让小说的剧情过于紧张，而且在作者的习惯中，又喜欢将一切淡化，造成大面积留白。不懂得欣赏的读者通常会没有耐心细细品读，留下了“不知所云”的定论。而在懂得欣赏的人手中，无疑是如获至宝，这种风格也就是周作人先生所说的“温和”，和鲁迅先生所讲的“冲淡为衣”，淡淡的忧伤正是废名想要借这些作品想要表达的意境。

在周作人先生的评价中，他认为废名的小说好似在树荫下静坐的感觉，虽然没有在太阳下温暖热烈，但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冷静与清凉；同时这种感觉又好似品茶，有点淡淡的苦味，却回味无穷。在不懂茶的人面前，可能就好似一杯开水，甚至有些人认为并没有开水解渴；而在懂的人手中才能品味出味道。废名的小说就好像能够越泡味道越浓郁的茶，在淡淡的味道中，人生的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耐人寻味。

（二）女性——崇尚自由和独立

在废名的小说中，所有的女性都是追求自由、独立的，她们不依赖别人而生活，也不受他人的操纵和摆布，也许对于废名最理想的女性原型三姑娘来说，由于她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不急于出嫁，不依靠别人生活，不低微，生活得一身昂然正气，所以她确实是自由的。妈妈对于三姑娘不去看赛龙灯开始抱怨：“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猫跳！你老这样守着我，到底……”^①三姑娘的反应是：“到底！这也什么不到底，我不欢喜玩！”^②母女俩这样对峙着，直到妈妈感到有些为难了，才罢。旧时人去看龙灯，可能把自己的婚姻也看去了。早嫁，不是件稀奇的事，但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三姑娘能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把握，把自己的家管得井井有条，跟那些读书人说话不卑不亢，不仅尊重别人，而日更是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所以三姑娘是自由的，她就像仙女一样穿梭在竹林中。

在 30 年代的文坛，大多数乡土作家努力实践着“人的解放”的全部内容——思想启蒙和道德救赎，如鲁迅希望用“笔杆子”来唤醒国人对革命、解放的认识，唤醒国人保卫国家的良知，在思想启蒙的上不断的努力。而废名则淡化了思想启蒙这一中心主题，把创作的重点转移到了道德救赎的层面上。通过写实的手法去描写生活在最基层、最原始、最传统的乡土中的人性美，来表达自己的对战争、金钱和利益的厌恶，用文字去构建理想的家园。废名笔下的女性形象跨越世俗，她们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生，就是平平淡淡的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守护着祖宗传下来的风俗和规矩，以至达到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他将本来就很浓重的乡村哀愁日趋淡化，而且似乎还要让它无影无踪。在《竹林的故事》里，他构筑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婚丧嫁娶似乎都没有那么重要，他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进行了理想化处理，有的只是静谧，和与世无争的洒脱。在三姑娘生活的社会中，他有意的过滤了宗法统治下农耕文明的糟粕，为三姑娘营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环境，在这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认真地挖掘出像三姑娘那样具有中国人本质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让她永远追随着自己灵魂的自由，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恬静的竹林中。

①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6.

② 废名.竹林的故事.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6.

结 语

在废名的小说中读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女性，有的聪慧、灵动，有的天真无邪，有的纯净、质朴。她们都是美丽的，或清淡雅致，或心境纯美，或慈祥仁爱，她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着各自的幸福和不幸。她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活在社会阶层，生活在远离都市繁华的乡村或小县城，她们或是清纯稚嫩的少女；亦或是沉沦社会底层的少妇、妓女；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女性形象在作者的笔下闪耀着别样的光辉。她们的和命运生活际遇也许不尽相同，但是她们都共同地表现了乡下小人物的一种纯真与朴实，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女性人物的画卷，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废名文笔下广泛的描写了优美的大自然和在这大自然中生活着的自然儿女。赞美了拥有清澈灵魂的乡村少女，讴歌了真、善、美的人性。用爱的笔调，深深描写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乡村少女形象，用文字塑造了他理想中的女性，表现他的乡土哀愁与审美追求。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废名的文学设计无疑间离了在乱世中“求生求胜”的普通民众的生存样态，他的文学诉求始终无法与全民大众的文化生活状况实现沟通和互动，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学设计与艺术建构仍然主要是充当了他抚慰自己的焦灼与惶恐心灵的安慰剂。鲁迅喜欢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磨砺的荒凉与粗糙的灵魂，而废名“永远站在桥的这一边”，看着无边的风景。这风景消解了人，消解了故事，消解了时间，生死与痛苦，只剩下宁静的风景包容着废名人生的永恒与对生命的感悟。让我们抛掉鲁迅那副怒眼看世界的态度，沉浸在废名的宁静和安详的世外桃源里，静静的感受着废名小说中美丽的意象带给我们的淡淡的哀伤，细细体味废名骨子里的那份悲哀劲，站在“桥”上安静的看作者废名对待人生和命运的态度，感受着他的小说作品带给我们的美丽享受，同时，去品味作者无奈的命运和消极避世的态度下憧憬的理想世界和美好女性。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 [1] 废名.废名集(共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 [2] 吴晓东.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 [3] 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
- [4] 废名.废名小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
- [5] 废名.废名文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版.
- [6] 废名.废名小说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
- [7] 唐强.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8]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9] 纪桂平.名作欣赏[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 [10] 田广.废名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 [11] 司马长风.废名—孤独的美[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
- [12] 陈建军.废名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 [13]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14] 王义军.现代审美性的追求:论中国现代写意小说与小说中的写意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
- [15] 樊美药.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 年版.
- [16] 周作人.怀废名.苦雨斋文丛:废名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 [17] 冯川、苏泽.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7 年版.
- [18] B. R. 赫根汉.人格心理学[M].海南:海南出版社,1988 年版.
- [19] 霍尔等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M].上海:三联书店,1987 年版.
- [20] 纪桂平.名作欣赏[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 [21]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赏[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
- [22] 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 [23] 米兰·昆德拉,孟泥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版.

二、期刊论文类:

- [1] 朱光潜.评《桥》[J].文学杂志.1937(7).
- [2] 邓芳.对苦难的双重超越——在当代意义上解读废名的《竹林的故事》[J].当代文坛.2007(4).
- [3] 陈茜.论废名小说的审美情怀[J].学术研究.2002(5).
- [4] 阎浩岗.生命感伤体验的诗意表达[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7).
- [5] 田广.废名的小说艺术——以《竹林的故事》为例[J].语文建设.2010(1).
- [6] 金昌庆.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 [7] 许德.论废名小说情感表现的诗性内涵[J].江淮论坛.2007(3).
- [8] 肖丰.乡土精神:固守与拓展——废名与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比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11).
- [9] 陶丽萍.徜徉在牧歌的诗性王国里——废名的文化意识及小说创作[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4).
- [10] 陶丽萍.论废名小说中意境的情感特征[J].理论月刊.2005(11).
- [11] 谢锡文.民间社会的集体抒情——论废名小说民俗观[J].民俗研究.2007(4).
- [12] 张鹏."文生情,情生文"——浅谈废名的诗学理论[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0(4).
- [13] 陈建军.废名的童年记忆[J].名作欣赏.2009(7).

后 记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即将结束，站在毕业的门槛上，回首学习生活了七年的师大校园，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湖南师范大学以其优良的学习风气、严谨的科研氛围教我求学，以其博大包容的情怀胸襟、浪漫充实的校园生活育我成人。值此毕业论文完成之际，我谨向所有关心、爱护、帮助我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愿。

首先，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凌宇教授。本论文是在导师凌宇教授的悉心指导之下完成的。三年来，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虽历时三载，却赋予我终生受益无穷之道。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凌宇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对我的论文提出许多中肯的指导意见，几易其稿，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借此机会，我谨向凌宇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与祝福！

其次，我还要感谢文学院周仁政老师、谭桂林老师、肖百容老师、汤素兰老师和龚敏律老师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严格、无私、高质量的教导，我才能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汲取专业知识和迅速提升能力。还要感谢这三年来与我互勉互励的诸位同学，尤其是聂明霞、刘银方、黄飞玲、刘婷婷等同学三年来对我的爱护、包容和帮助，我很

荣幸能认识这一群可爱的同学，愿友谊长存！还要感谢父母在我求学生涯中给与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

最后，我要感谢参与我论文评审和答辩的各位老师，他们给了我一个审视几年来学习成果的机会，让我能够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他们对我的帮助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将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加倍努力，以期能够取得更多成果回报他们、回报社会。

再次感谢大家，祝他们一生幸福、安康！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时艳 2013年5月30日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湖南师范大学。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湖南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刘时艳 日期：2013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皮宇 日期：2013年5月31日